

波罗的海地区的俄罗斯移民问题及其影响*

杨跃英

(苏州科技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 江苏 苏州 215009)

摘要: 俄罗斯人移居波罗的海地区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并在苏联统治期间达到高潮。移民带来了波罗的海本地人口比率的迅速下降;同时,苏联对移民的一些特殊政策使俄罗斯移民在实际生活、工作当中占有明显的优势,成为社会的上层。这一切,都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他们觉得被边缘化,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排外情绪,这对20世纪90年代初的三国独立运动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俄罗斯移民;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苏联

中图分类号: K51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695(2005)01-0131-05

苏联50多年的统治给波罗的海三国遗留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大量俄罗斯移民就是其中之一,它已成为独立后三国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对这一地区俄罗斯移民现象进行详细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地区的形势,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西欧及北欧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对理解当前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发展战略等问题也有帮助。

一、俄罗斯移民的进程考察

俄罗斯人移居波罗的海地区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主要开始于18世纪并入俄罗斯帝国之后,在此之前,规模很小。16世纪一些俄罗斯人为了逃避农奴制和专制政府的迫害,逃到了波罗的海地区,如1553年的异端科索伊^{[1](P28)}。17世纪下半叶出现过较多俄罗斯人移居波罗的海地区的现象^①,但不是有意识进行的,主要还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其中多数人移居到立陶宛^{[2](P68)}。在1880年代俄罗斯开始推行大俄罗斯化政策后,俄罗斯人开始了迁居波罗的海地区的第一波浪潮,人员以官员与教师为主,但数量不多。据1897年的人口普查,立陶宛俄罗斯人比例不足5%,爱沙尼亚1881年为3.3%,到1897年也只有4.0%(见表一),拉脱维亚没有具体的数字,估计与爱沙尼亚差不多。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期间,大批俄罗斯人回国参加革命,人数出现了下降,但在革命后,出于对革命的恐惧,很多人重新返回波罗的海地区。

表一 立陶宛人口的民族构成 (人口普查数据,单位:%)^{[3](P92-93)}

	1897	1923	1959	1970	1979	1989
立陶宛人	61.6	69.2	79.3	80.1	80.0	79.6
俄罗斯人	4.8	2.5	8.5	8.6	8.9	9.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罗的海三国赢得独立。独立期间,三国的俄罗斯人比例不太相同,但基本维持着一种稳中有升的状况。据立陶宛的人口普查,俄罗斯人比例1925年只有2.5%,1939年时也才达到3%。相比之下,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比例要高得多。根据拉脱维亚1935年人口普查,俄罗斯人比例已经达到18.8%。1934年爱沙尼亚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俄罗斯人比例为8.2%。原因为波罗的海三国政府采取了同苏联积极贸易的政策,一批苏联商人长期驻扎在波罗的海地区,而真正移居的俄罗斯人并没有显著增加。

* 收稿日期:2004-12-02

作者简介:杨跃英(1970-),男,江西玉山人,苏州科技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讲师,硕士。

① 有的专家称之为运动,如 Trivimi Velliste, 见其论文“Ethnic Issue in Estonia: A Personal View”, World Affairs, Vol 157, 1995, pp. 137-141.

表二 拉脱维亚人口的民族构成

(人口普查数据,单位:%)^{[3](P92-93)}

	1935	1959	1970	1979	1989
拉脱维亚人	77.0	62.0	56.8	53.7	52.0
俄罗斯人	18.8	26.6	29.8	32.8	34.0

表三 爱沙尼亚人口的民族构成(1881—1989)

(单位:%)^{[4](P248)}

	1934	1945	1959	1970	1979	1989
爱沙尼亚人	88.2	94±2	74.6	68.2	64.7	61.5
俄罗斯人	8.2	—	20.1	24.7	27.9	30.3

1940年初,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的条款,出兵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建立起统治。随后,进入这一地区的俄罗斯人数量开始迅速增加,形成了第二波浪潮,尤其集中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之后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占领这一地区,实行种族清洗政策,所以俄罗斯人在1940—1942年出现下降趋势,但在战争后期苏联重新回来后又出现了迅速增长的势头,且持续不断。根据这三国1959、1970、1979和1989年人口普查的结果,爱沙尼亚的俄罗斯人比例从独立时期的18.8%增加到1959年的26.6%,1970年的29.8%,1979年的32.8%和1989年的34.0%;拉脱维亚的相应比例为:1959年,20.1%,1970年,24.7%,1979年,27.9%和1989年,30.3%(见表一、二、三)。据西方一些学者与历史学家的估计,1951—1989年,拉脱维亚移民净增40.6万,年均增长率高达10.5%^{[5](P79)},爱沙尼亚46.9万^{[4](P246)},立陶宛在1959—1970年达50万,外族人口占了一半^{[6](P167)}。而苏联专家雷巴科夫斯基估计,“在1959—1972年中,移民占该区(指波罗的海地区)人口增长的40%,从1959—1985年增加30%”^{[7](P71)}。可以说,增长速度比较快。究其原因,美国学者V·盖德斯认为:第一,苏联是为了确保对一些战略意义的部门的控制,像暴力机关、运输部门、工业企业等,及苏联要求在加盟共和国首府保持俄罗斯人的一定比例;第二,是为了配备大工业企业人员的需要;第三是一部分俄罗斯人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准和更好的生活方式从而自发迁移到波罗的海地区的^{[3](P92)}。当然,还有一部分别有用心西方学者认为完全是苏联特别是斯大林实行大俄罗斯化政策的结果。

其实,这一时期波罗的海民族人口本身也在迅速减少。在苏联统治初期,斯大林推行清除对苏联统治不利因素的政策,如驱除了大量的当地居民,确实造成这一地区本土人口的减少。但战争等因素导致的当地人口减少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罗莫尔德·J·米修内斯和凯姆·塔杰佩拉的估计,在苏联统治的第一年(1941年)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为爱沙尼亚6万人,拉脱维亚3.5万人,立陶宛3.4万人,而立陶宛当时的领导人久斯塔斯·帕勒基斯(Justas Paleckis)认为1941年立陶宛被驱逐的人数为5万^{[8](P42,40)}。另一名学者弗雷德里克·T·哈内德认为,立陶宛损失人口为:德国入侵时是25—30万,1941年与1946—1950年为50万^{[7](P166)}。这些数字并不一定准确,但也反映了当时波罗的海地区人口严重损失的实情。还有,苏联在1945年开始的土地改革措施也导致了当地居民的减少。特别是对给德国提供过帮助的居民一律没收土地,并加以严惩,导致很多人逃亡。在二战刚结束时,很多居民出于对共产主义“红色恐怖”的恐惧,就已经逃跑到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一部分居民出于民族主义和仇视土地改革的心理,逃到森林里开展游击战。这部分人为数不少,且是人口普查统计不到的,它直接使统计中的本土人口比例下降。所以,大量本土人口减少和不被统计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随后移入的俄罗斯人比例。

必须指出的是,立陶宛的情况有些特殊。从人口普查结果看,俄罗斯人比例不是很高,1959年、1970年、1979年和1989年时的比例只有8.5%、8.6%、8.9%和9.3%,增长的幅度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相比非常小。出现这种特殊现象的原因,我认为有:第一,立陶宛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化水平比较低;第二,立陶宛的工业布局是以地区为中心分散分布,尤其是大工业中心,更是不允许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地区,这种比较分散的布局有利于吸收本地的农村劳力,从而避免了大规模从苏联其他地区引进大批的劳力;第三,对于缺乏的技术人员,立陶宛采取立足国内培养为主,选派人员到英国或者苏联其他地区培训和进修为辅,尽可能少地直接引进,如在昆纳斯地区建立大电厂,立陶宛政府就派出

大批工人到英国学习技术^{[9](P135-149)};第四,立陶宛人比较一致地排挤俄罗斯人,政府也有意识地抵制大批俄罗斯人入境。立陶宛历史上就同波兰关系友好,而一直疏远俄罗斯,虽然对俄罗斯人前来发展经济持欢迎态度,但也一直不愿欢迎立陶宛族以外的民族在本国定居,安纳塔斯·斯涅斯库斯(Anatas Sniekus)执政时,还有意识地加强了这方面的限制。

民族运动高峰期间和三国独立后,俄罗斯人开始逐渐离开波罗的海地区,人口比例逐年下降。有关数字表明,立陶宛的俄罗斯人1990年净移民为-6221人,1991年是一5504人;在爱沙尼亚,1990年的俄罗斯移民为-2048人^{[31](P93)}。

综上所述,起先,波罗的海三国的俄罗斯人的数量是逐渐增加的,比例也是逐渐提高的,真正大幅度的增长在苏联统治时期完成;而从民族运动开始和三国独立后,俄罗斯人逐年减少。

二、俄罗斯移民的生存状况

与当地居民相比,俄罗斯移民在实际生活中占有明显优势,主要反映在教育水平、职业、居住状况、社会福利与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如教育,在立陶宛,接受过中学以上和职业教育的俄罗斯人为168%和230%,而立陶宛人为101%和193%(见表四);拉脱维亚相应的数据为俄罗斯人143,拉脱维亚人96^{[31](P94)}。农村的情况与城市几乎一样。可见俄罗斯移民的教育水平普遍要高于当地水平。而在1897年,俄罗斯其他地区的识字率约为30%,但立沃尼亚和爱沙尼亚居民的识字率却高达92%和95%^{[10](P132)},这清楚表明,苏联统治时期的波罗的海地区本土民族的教育水平已经明显下降。

表四 受过中学以上教育或职业教育的人口情况^{[31](P94)} (比例单位:%,1989年人口统计情况,年龄,15岁以上)

	立陶宛人	俄罗斯人	波兰人	白俄罗斯人
中学以上教育	101	168	45	109
职业教育	193	230	257	237

再看一下俄罗斯人的职业情况。

表五 立陶宛民族——职业分布^{[31](P95)}

	非体力 劳动	工程师 与技工	医药行业	科学家 教师	其他	体力 劳动	工程与 金属工作	农场	运输	商业和公 共服务行业
立陶宛人	33.4	8.3	3.6	6.2	1.7	66.6	12.0	11.0	7.2	3.8
俄罗斯人	40.9	13.7	2.7	5.1	7.3	59.1	17.5	2.8	4.8	2.9

从表五中不难发现:俄罗斯人有一定的职业优势。立陶宛的俄罗斯人多数从事脑力劳动,从事农业的人口比较少,就是在制造厂里,俄罗斯人也是以工程师、技工和熟练工人为主,从事纯体力劳动的较少。而立陶宛人主要从事农业和体力劳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情况与立陶宛相似。在拉脱维亚,61.4%的工程师不是拉脱维亚人,而从事体力劳动职业的非拉脱维亚人的比例仅为49.9%,从事海员的有85%^{[11](P199)},其中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

还有大批俄罗斯的军事基地服役和工作人员。据估计,1992年初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至少有35,000名俄罗斯军官和工作人员,爱沙尼亚有130,000名^{[31](P95)}。这部分俄罗斯人人数众多,地位特殊,与普通的俄罗斯移民有着很大的区别,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群体,他们代表着俄罗斯人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最高地位与优势。

从居住情况看,俄罗斯人几乎集中在各加盟共和国的首府或其他大城市里。如在爱沙尼亚最大的两个城市首府塔林和塔图,从1934年起,爱沙尼亚城市人口处于不断增长之中^{[41](P248)},但爱沙尼亚人比例却不断下降。在塔林,爱沙尼亚人口比例从1934年的85.8%逐年下降,到1989年时只有47.4%,塔图市则从85.5%下降到51.2%,相反,俄罗斯人口则分别从4.5%和7.0%上升到41.2%和39.0%(见表六),几乎与爱沙尼亚族接近。特别是在爱沙尼亚东北部地区,如纳尔瓦、阔特拉一佳尔夫等地,由于电厂与油页岩工业迅速增长导致劳力的极度缺乏,当地工人十分短缺,导致相邻的俄罗斯工人大批涌入。像纳尔瓦地区,爱沙尼亚人只占可怜的4%,科赫特拉一嘉维市为23%^{[12](P114)},其余的几乎都是俄罗斯人。拉脱维亚的情况还要糟糕,如首府里加,1970年时本族人口比例只有40.9%^{[8](P365)},已经低于俄罗斯人。本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立陶宛也未能幸免,如首都

维尔纽斯 1970 年的立陶宛居民还不足 43%^{[13](P132)}。那些苏联军事基地,如爱沙尼亚的西拉马耶和帕尔第斯基,本土民族根本就不被允许靠近,居民几乎全是俄罗斯人^{[14](P139)}。波罗的海本族人口的优势只能保证在农村。

表六 爱沙尼亚城市人口的民族构成(1934—1989) (单位:%)^{[4](P249)}

年份	塔林			塔图			总人口		
	爱沙尼亚人	日耳曼人	俄罗斯人	爱沙尼亚人	日耳曼人	俄罗斯人	爱沙尼亚人	日耳曼人	俄罗斯人
1934	85.8	48	5.7	88.0	4.6	4.5	85.5	4.1	7.0
1959	60.2	—	32.2	—	—	—	61.9	—	30.8
1970	55.7	—	35.8	—	—	—	57.5	—	33.9
1979	51.9	0.1	38.0	74.4	—	20.6	54.8	0.3	36.6
1989	47.4	0.1	41.2	—	—	—	51.2	0.2	39.0

而且,俄罗斯移民还占据了大量政府职位,掌握着重大事件的决策权,占用大量原本只有波罗的海地区民族才能享受的资源和利益,在政府公职人员录用、生活福利等方面严重偏向和照顾俄罗斯人,从而使得整个俄罗斯移民成为特殊利益阶层。像教育,优先投资大城市,忽视农村教育;教学以俄语为主;俄罗斯学生要进好学校,要好老师、好设备,升学优先,这使人口集中在农村的本土民族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如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在 1993—1994 年,指定接受俄语教学的在校学生有 32,500 人,而接受爱沙尼亚语教学的在校学生是 29,500 人^{[14](P139)}。这还是在独立后,之前肯定还要严重。还有住房问题,战争摧毁了大批建筑,居民居无定所,大量俄罗斯移民的涌入更加剧了这一形势,而令当地居民严重不满的是俄罗斯人还要优先拿走那些条件较好的住房,之后虽然建起了一批房子,可数量十分有限,且质量不高,这一问题一直拖到三国独立后也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

其实,主要问题还不在于俄罗斯人的特殊地位与社会结构,而是在于其庞大的数量。它常常使得许多城市成为俄罗斯人的天下,从而失去了当地城市原有的文化特色。这在经济发展以城市为中心且文化上接近西方国家的波罗的海三国来说,是一个无法容忍的事情。

当然,从总体上看,波罗的海本土民族处于社会中间,既不会走向上层,也不会下降到社会最底层。可这是在波罗的海地区而不是在俄罗斯呀!

三、苏联移民政策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影响

苏联时期大批涌入的俄罗斯移民及其特殊的优势地位使原本就心怀不满的波罗的海地区人民更增添了民族主义仇恨情绪,甚至走向了完全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

其实,苏联向波罗的海地区大批移民并不完全是要实行大俄罗斯化政策,因为在战后初期,苏联的中心任务是要恢复经济建设,重新调整全国经济部署,这一时期的苏联全国都处于大移民状态中,情况最严重的还在高加索地区,尤其是格鲁吉亚。但产生敌对情绪最严重的却是在波罗的海地区。究其原因,一方面,苏联来到波罗的海地区本身就不具备正义性,是根据 1939 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条款而宣布占领的,也一直被当地人民和西方国家所不承认;另一方面,苏联对工业调整、技术人员缺乏等因素引发的劳力匮乏问题通过移民来解决,并没有立足当地。苏联刚进入波罗的海地区时采取的一些措施也给当地人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如进行土地改革,强行把大批的对土改政策不满的波罗的海居民迁徙到西伯利亚,手段很不人道,甚至是在半夜由苏联红军把整个村庄包围,很多人在睡梦中被强押上车,连夜送走,连东西都来不及带走。很大一批人被迫逃到森林里打游击或逃到西方国家^①。这一时期的当地人口迅速下降,人口损失严重。对此,西方学者观点不一,除本文第一部分的数据外,其他的如 Romuald J. Misiunas 等人认为,立陶宛 20 万,爱沙尼亚 100 万,拉脱维亚 60 万^{[8](P43)},特里维米·维里斯特认为爱沙尼亚总人口由 1939 年的 1,134,000 下降到 1945 年的 854,000,损失了 28 万,比例高达 29%^{[14](P138)},拉脱维亚人口损失的比例高达 30%^{[15](P274-275)}。虽然人

① 见 Anatol Lieven. *The Baltic Revolution: Latvia, Lithuania, Estonia and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中的相关论述。

数只有区区几十万,但对于一个本身只有 100 万左右人口的民族来说就显得十分惊人了,而俄罗斯移民的数量过于庞大,更加剧了波罗的海民族对自身地位的担忧。

另外,大批俄罗斯移民在实际生活中自我封闭,自成社会,抢夺优势资源,占据好职业,而未能与当地居民平等友好相处。苏联驻军更是大量圈地建设军事基地,并严格限制本地居民靠近,甚至完全将之迁移而独占整个城市。苏联为开发波罗的海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建设大工厂,大批引进俄罗斯技术人员,而又不考虑当地的环境保护问题。俄罗斯人因政策照顾成为社会上层,他们说俄语,用俄语,俄语与东正教成为波罗的海城市的最显著特征,能否会俄语成为衡量社会地位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志。很多俄罗斯人未能认同当地的归属和文化生活,他们总认为自己的国家是苏联,拒绝使用当地语言,不把当地语言当作母语之一。如在立陶宛,1979 年和 1989 年的人口普查表明,能够熟练使用立陶宛语和认为立陶宛语是母语的俄罗斯人只有 37.4%和 37.5%。爱沙尼亚是 12.9%和 15.0%,拉脱维亚 20.1%和 22.3%^{[31](P97)}。很多人根本就没有长住的准备。因此,俄罗斯移民的周转率一直很高,达到了 50%^{[10](P133)},即一半的新移民都回到了原籍。

所以,波罗的海各民族不可避免地感受到日益被边缘化与民族消亡的危险。在苏联,他们本身就是弱势民族,现在在自己的领土上也逐渐沦落为弱势民族,虽然人数仍占多数,但已经形成了强烈自卑的弱势民族心理。正是这种弱势民族的心理使他们认为自己民族已经面临亡族灭种的危险,反抗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不满分子的斗争就是这样开始的,在整个苏联统治期间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广大民众虽然没有选择激烈的武力对抗,但其他形式的不满和反抗一直不断。在波罗的海各族人民内心深处,赶走俄罗斯人、恢复独立、保护自己民族生存的念头一直很强烈。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多元化改革给他们提供了契机,长期积压的不满一下子迸发出来,汇成要求民族独立的强大力量。

独立后的第一年(1991 年),波罗的海三国政府就开始推行《新公民身份法》,这部法律规定把公民权赋予那些在 1939 年前(独立时期)就一直居住的人及其后裔,而对之后的人则严格限制:2 年的居住期限(从 1990 年 3 月开始计算),没有被选举权等等。这样在 1940 年苏联统治后进入的大批移民就不能获得公民权。这样的人数在波罗的海三国每一国中都几乎接近 45 万,其中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16](P116)}。可以说,这是苏联移民问题所导致的弱势民族心理的直接反映。因为用 60%的本族人口去同化 40%的异族人口,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想方设法让这些外族移民自动离开就是最好的办法。

参考文献:

- [1]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 [2]戴桂菊·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3]Vladis Gaidys· The Russians in Lithuanian[A]· Vladimir Shlakentokh, Munir Sendich & Emil Payin (eds)· The New Russian Diaspora [C]· M·E·Sharpe, 1994.
- [4]Tovio U Raun· Estonia and Estonians[M]·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1.
- [5]Nadia Diuk and Adrian Karatnycky· New Nations Rising; the Fall of the Soviets and the Challenges of Independence[M]· John Wiley & Son Inc., 1992.
- [6]泽夫·卡茨(主编)·苏联主要民族手册[Z]·费孝通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7]Л·Л·雷巴科夫斯基(编)·苏联人口七十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 [8]Romould J. Misiunes & Kein Taagepeila· The Baltic States' Years of Dependence ; 1940—1990[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9]Phillip Bonosky· Devils in Amber;The Baltics[M]·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92.
- [10]John Hiden· Patrick Salmon· The Baltic Nations and Europe;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Longman, 1994.
- [11]Walter C. Clemens, Jr· Baltic Identities in the 1990s, Renewed Fitness[A]·Roman Szporluk (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M]· M·E· Sharpe, 1994.
- [12]S· Frederick· The legacy of History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M]· M·E· Sharpe, 1994.
- [13]Miron Rezun· Nationalism and the Breakup of an Empire; Russia and Its Periphery[M]·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 [14]Trivimi Velliste· Ethnic Issue in Estonia; A Personal View[J]· World Affairs, 1995(157).
- [15]Romuald J. Misiunas and Rein Taagepera· The Baltic States; 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80[M]·London: Hurst, 1983.
- [16]Elaine M· Holobff·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Baltic States; Rolling Back the Bridgehead[A]· Bruce Parrott (ed)· States Building and Power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M]· M·E·Sharpe, 1995.

(责任编辑:王本立)